

乏审时度势的工作能力。他常与人举例,“朱老总为什么能指挥千军万马?那是归功于他高超的棋技!”胡言的“棋谈官论”,下属们自是信服称道。于是,凭着以棋论政的高深理念,胡言在县长的位置上,四平八稳地坐了十年。在这十年里,他的棋艺更加炉火纯青,每次对弈取胜,均不费吹灰之力。

这日周末,胡言刚进俱乐部,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,正指手画脚地议论着什么。原来,两个年轻男子正在对弈,紧张的棋局吸引了众人。

胡言站在一旁,平心静气地观看着棋势。不一会儿,对弈的红方连输三局,输者不禁面红耳赤。这时,黑方赢者却穷追不舍地讥笑,“如此臭棋,也敢摆棋叫阵!”

“你……”输者羞愧难当,竟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吴良,同道何必相辱?”胡言走上前去,劝解道,“何况天外有天人外有人!”

吴良眉头一扬,不屑一顾,“老县长,也想赐教?”

“我已年迈,岂能与你争胜!”胡言摇了摇头,漠然一笑。心想,好一个吴良,你跟我多年,何曾赢得过我?若不是我一手提拔,凭你驾车司机,又如何当上副局长……

吴良不以为然,无所顾忌,“不肯赐教,还说什么天外有天?”

“一派酒后乱语!”胡言内心愤怒,但表面却不失温和,他看了对方一眼,转身向外走去。这时,围观的众人把他拦住了。

“老县长,你是有名的象棋高手,教训这小子,非你莫属啊!”

“此人中山狼,得势便猖狂。你得让他知道马王爷长着几只眼……”

众望所归,难以推辞。于是,胡言猛一挥手,“摆盘!”接着,他与吴良对面而坐,彼此神情肃然。此刻,人们犹如众星捧月,再次围将过来。

第一局,胡言攻防自如,轻而易举地夺得了胜利。

第二局,吴良先亮几招,便陡然改变战术,棋法迅猛而刁钻,使得胡言防不胜防,尽管施计弥补,最后还是输给了对方。

第三局开始。胡言弃之固防策略,采取长驱直入的强攻战术,不足十个回合,就单车加炮地将了一军。谁知,对方跳马移帅,出车拱卒,一个迂回穿插,不但冲出包围,还跳马抽车地反戈一击。面对致命的险境,胡言吓出一身冷汗,迫不得已,他使出了“破釜沉舟”的险招。最终的结果,两人下成了和局。吴良不禁懊恼,胡言却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三局不分输赢,众人唏嘘着,不免有些遗憾。吴良丢了面子,岂愿善罢甘休,“既是胜负难辨,再战三局如何?”

众人的目光,又射向了胡言。此时,胡言犹豫不决,骑虎难下。

“我来会他!”这时,走进一位年过半百的黑瘦男人,他目光炯炯,神情昂然。“我有一个要求,就是和你蒙面对弈。你能与我过上二十招法,就算你赢我输。”

“盲棋?就凭你?”吴良自恃无恐,狂言相讽。

“废话少说,摆棋!”黑瘦男人将毛巾扎在头上,紧紧蒙住了双眼,转身背朝对方面壁而坐。

此刻,有人自荐为黑瘦男人执棋,已将棋盘摆放整齐。其貌不扬的黑瘦男人,选择了红方;一脸霸气的吴良,选择了黑方。于是,一场棋局开始了。

“相三进五,卒三进一;炮八平七,象三进五;车六退一,象七退五;车六平三,车三平四;帅六平五,车四进四;车二进三……红方胜!”

欢呼雀跃,掌声雷动。黑瘦男人在第十八个回合,战胜了傲气十足的对手。战败的吴良,终于沮丧地低下了头。

胡言走向黑瘦男人,紧紧握着他的手,“胸有成竹,运筹帷幄,鸣金击鼓,披靡所向,实乃将帅之风!请问,兄台何方高就?”

黑瘦男人憨笑道,“玩物之好,虽虫小技,哪敢有非分之念?身体力行,只求养家糊口罢了。”说罢,转身出门,骑着一辆三轮走远了。

“老县长,你不认识?他是常来小区收破烂的老张啊!”

“啊!真是可惜……”

说也奇怪!从此,胡言不再与人下棋。那位收破烂的老张,依旧戴着旧草帽,骑着破三轮,常在小区里大声吆喝着买卖。

心 静 X IN JIN G

► 王新艳

端起雕龙描凤的烟色细瓷茶杯,老铁头呷了一口铁观音,细细地品咂着滋味。少顷,他眯起眼来靠在躺椅上,二郎腿一跷,嘴里就溜出了字正腔圆的京剧唱词:“苏三离了洪洞县,只身来到大街前……”

初冬的中午,暖融融的阳光照着这个整洁的农家小院,小院里充盈着近乎早春那样的暖意,老

铁头和这帮晒太阳的老哥们竟有些昏昏欲睡。

一个中年男人走进院里,在老铁头面前站定,恭恭敬敬地说:“大爷,能让我看看您手里的这个茶杯吗?”

旁边的老陈说:“你何时进来的?”

中年男人笑笑说:“大爷您老没注意,您看我的自行车还在门口呢。”

大伙儿循声望去,果然有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停在老铁头家的院门口。

老铁头慢腾腾地把茶杯递给中年人,说:“看吧,看个够。”

“大爷,您这杯子用了几年了?”

“祖上传下来的,也不知多少年了呢。”

“我第一次见到它是五年前,那次我在您的铁匠铺里打了一把剑,您一边用这杯子喝水还一边和我唠闲磕,不记得了吧?”

“年轻人,如果你拿剑来,我仍会记得的。”

“您老现在不做铁匠生意了?”

“老了,有时还打个铁链子什么的,不再做宝剑了,眼睛不好使了。”

老铁头和中年男人一问一答间,中年男人始终捧着老铁头的茶杯端详个不停。

“大爷,实话和您老说吧,我今天是冲着这个杯子来的,您老能不能把这个杯子卖给我?”中年男人试探地问。

“哦,莫非还是个宝物?”老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来了精神,这个问能卖多少钱,那个问是哪个朝代的宝物。

“大爷,看您是个实诚人,俺就出个实着价吧,八万,您老说句话,卖不卖?”中年男人诚恳地说。

“俺那娘哎,八万,还真是稀世珍宝呢,老铁头,卖吧。”老哥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不卖。”老铁头稍一沉思摇头道,“祖上传下来的,不能败在我的手上啊!”

中年男人推着电动自行车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临走时扔下一句话,“大爷,哪天您老要是愿意卖它了,来城里旧货市场二栋703号找我。”

中年男人走后,老哥们自是一通七嘴八舌,说的老铁头心里美滋滋的,“好酒不怕巷子深,好货终有识货的人。”老铁头心中暗付,“虽说自己并不知这杯子是件宝,可是总会遇到识宝的人呢。”

接下来的时光里,老铁头突然添了惊悸的毛病。不论做着什么事,忽然就一下子想起那个茶杯,忽然就满头的大汗,直到看见它完好无损地放在某个地方才放心。有时晚上睡觉时老铁头也会在梦中突然惊醒,爬起来看看那个茶杯,才能再次

入睡。就是再与老哥们晒太阳、闲聊时,老铁头也下意识地经常捧着茶杯不再撒手。为保险起见,老铁头还给茶杯找了一个固定的放置处——客厅茶几上。这个地方既显眼又直观,客人来了还能介绍它一番。

又是一个午后,吃饱喝足的老铁头坐在长沙发上,眯缝着眼边打瞌睡边等那帮子老家伙们来喊他。酒饭过后,阴升阳降,一阵困意袭来,老铁头不由自主将架起的二郎腿放在了茶几上,几次鸡啄米似的前仰后合,老铁头在睡梦中的意念里从高墙上慢慢行走着,行走着,忽然一下子踩空了左脚,身子前倾手脚并合的同时,耳听“咣”的一声炸响,睁开眼,只见那个宝贝茶杯被自己踢落到大理石地板上。

茶杯“粉身碎骨”,老铁头面前一片瓷碴。

天!老铁头一愣神,心里紧了一下,继而又开怀大笑起来。

从这天中午开始,老铁头又能悠然地和老哥们们晒太阳,无牵无挂地侃大山,无忧无虑地睡大觉了。

室友 SHIYOU

▶ 汪行舟

耿直坐在三月的寝室床边看书,突然一个脑袋从门口伸了进来。

脑袋微笑着问耿直,就你一个人在?耿直哼了一声,说,你找谁?脑袋笑着走进寝室。脑袋是个男的,个子很高。男的问耿直说,你不要上课?耿直摇摇头说,我不是这个学校的,是来找三月的。男的哦了一句,说,你是三月的老乡吧?耿直很吃惊,看着男的,说,是的,你怎么知道我是三月的老乡?男的说,我是隔壁班的,三月的铁哥们,三月常向我提起你。耿直听说三月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他,觉得很有面子,就笑了。接着,耿直和男的就像老朋友似的,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,但没聊多久,男的手机唱起了《两只蝴蝶》。

男的拿着一款新型手机对耿直说,不好意思,我接个电话。男的站起来接电话,还没说上三句话,“啊”的一声尖叫,说,我想办法,马上赶来。随后,男的两眼通红。

耿直问男的发生什么事?男的眨了眨通红的双眼,没有做声。耿直又追问男的发生什么事?男的掖着鼻涕说,刚才,同学打电话说我女朋友不小